

“西湖饭店”涅槃之中

■陈茂生

如今“西湖饭店”的外墙搭起密密匝匝的脚手架,有工人师傅进出忙碌;虽不知内部会如何“修旧如旧”但已引来一片欣慰声,七年前如潮水般的叹息得到踏实的回音。甚至恍然间觉得2018年因周围地块改造而宣告停业还是前不久的事情。

“西湖饭店”在四川北路、多伦路附近已矗立了七十余年,尽管相比上海滩众多动辄百年的“鸿”“斋”“兴”等老字号只能算是个“后”起之秀;但对周围居民而言,一旦念叨起昔日四川北路的烟火气,就一定包含“西湖饭店”的那一缕热辣滚烫。七年间很多次从附近经过,看着在一片瓦砾中那幢形影凋零的三层中式楼房,真担心说不定遭遇哪阵大风把它给吹倒了。如今“终于江湖再见”算是长梦将醒,涅槃重生。

《虹口志》记载“西湖饭店1952年1月开业”。而坊间的说法最远能溯至上世纪四十年代、当时士庆路也就是如今的海伦西路上的“孟尝君食府”。后厨掌勺的两位高厨,特意从杭州请来,所以菜品中西湖醋鱼、杭州酱鸭和清汤鱼圆、东坡肉等颇具特色,一时门庭若市;被众人举荐为苏州河以北的杭州菜“头牌”。公私合营后改为“西湖饭店”迁至四川北路现址至今;在沪上杭帮菜界中算是能排进前几位的“老祖宗”了。

对居住、工作在周边的人们而言,记忆中西湖饭店不只是个吃饭的地方,它是当年爷叔阿姨约会

的地标,是周末一家人围桌而坐的热闹,也蕴含着当年父母结婚酒席上飘逸的沧桑,以及第一次请女朋友吃饭后手勾手兜马路的甜蜜、孩子满月和周岁宴请亲朋的喧哗,当然也有在外遛达一圈到此买点卤菜,回家咪点小酒的温馨。很早前小学的“小组会”听得有同学嘟囔:“昨日阿拉姆妈在西湖饭店帮我过生日吃‘钱江肉丝’,三角五分一盆!”当然是一件极有范儿的事情,而边上几位使劲点头认同的情景至今记忆犹新;曾经的复兴中学70届同班的海内外同学分别四十年后,在此的聚会更难忘。西湖饭店就是这样镶嵌在人们生活细节里和魂牵梦萦中。

当年在此饕餮朵颐的顾客多已迁至他处,很多也已成了花甲、古稀、耄耋之年了。依旧酸甜入骨西湖醋鱼如今已是“虹口非遗”,肥而不腻的东坡肉还是满嘴油香;还会有一批低糖低油的杭帮菜面市。而西湖饭店的回归,带来的不止是一栋老楼房,一口老味道的当年风采;一解舌尖味蕾上的牵挂后,必定串起城市记忆的重构、远去岁月的追望。而“怀旧”并不是开启市场的万能钥匙,外墙仍是当年模样的“原拆原建”只是还“形”,当然需要在“西湖”招牌下上下求索、日日精进的“涅槃”,让推门而进老人有旧友新颜的喜悦,让众多年轻的拥趸犹如走进老时光又有新发现;用“原汁原味”的旧船票登上在当今潮流中激荡的新客船。

集一份春晨花香

■徐志荣

早上,我出门跑步时,看到楼下大爷家的花园中一片繁花盛开。我轻轻捧起一朵月季,深吸一份花香。这欣欣向荣之景让我想起小区里的各种花,我当下便决定去收集一下它们的情影。

路过一片草坪,边上各式蔷薇、月季、玫瑰正迎风摇曳,有红的、粉的、黄的,颜色各异、姿态万千,小蜜蜂在花丛中嘤嘤嗡嗡,一幅很有生命力的景象。这些花是前几年业主们统一购买的,不仅装扮了园区,也提供了一份春晨美景。想到我刚搬到此小区,就能享受到“前人栽树,后人乘凉”的景致,我的心中充满了感激,用相机“咔嚓”一声记录下这片风景。

经过几个半米高的花坛,我见到坛中有玫红色、黄色、紫色的小花也在簇拥盛开。它们颜色艳丽夺目,每天目送着早出晚归、为生活打拼的业主们,给大家带来了生命的活力。一阵清风拂过,幽香袭来,我细细探查,发现那香气竟来自路旁蓬勃的绿化树,其上缀有密密的、不易察觉的浅米色碎花。那细小的花瓣和容颜让我想起清代诗人袁枚“苔花如米小,也学牡丹开”的精神与姿态。

循路往前,远远地看到不少海棠枝条好似插于花瓶中在欢呼雀跃。近瞧,那海棠是假的,那三个“大花瓶”,每个均是废旧轮胎叠加又在其上通体彩绘而成。“大花瓶”分别采用黄、蓝、绿作为底色,上绘有各式卡通图案,颜色鲜活、形象生动。整体观感,瓶身颜色、瓶上图案、瓶中花俨然构成了一幅意趣盎然的生活画卷。想起花坛、绿化树和此刻的“插花”,我感受到物业管理人员在每一处花香中对生活细细雕琢的浓浓爱意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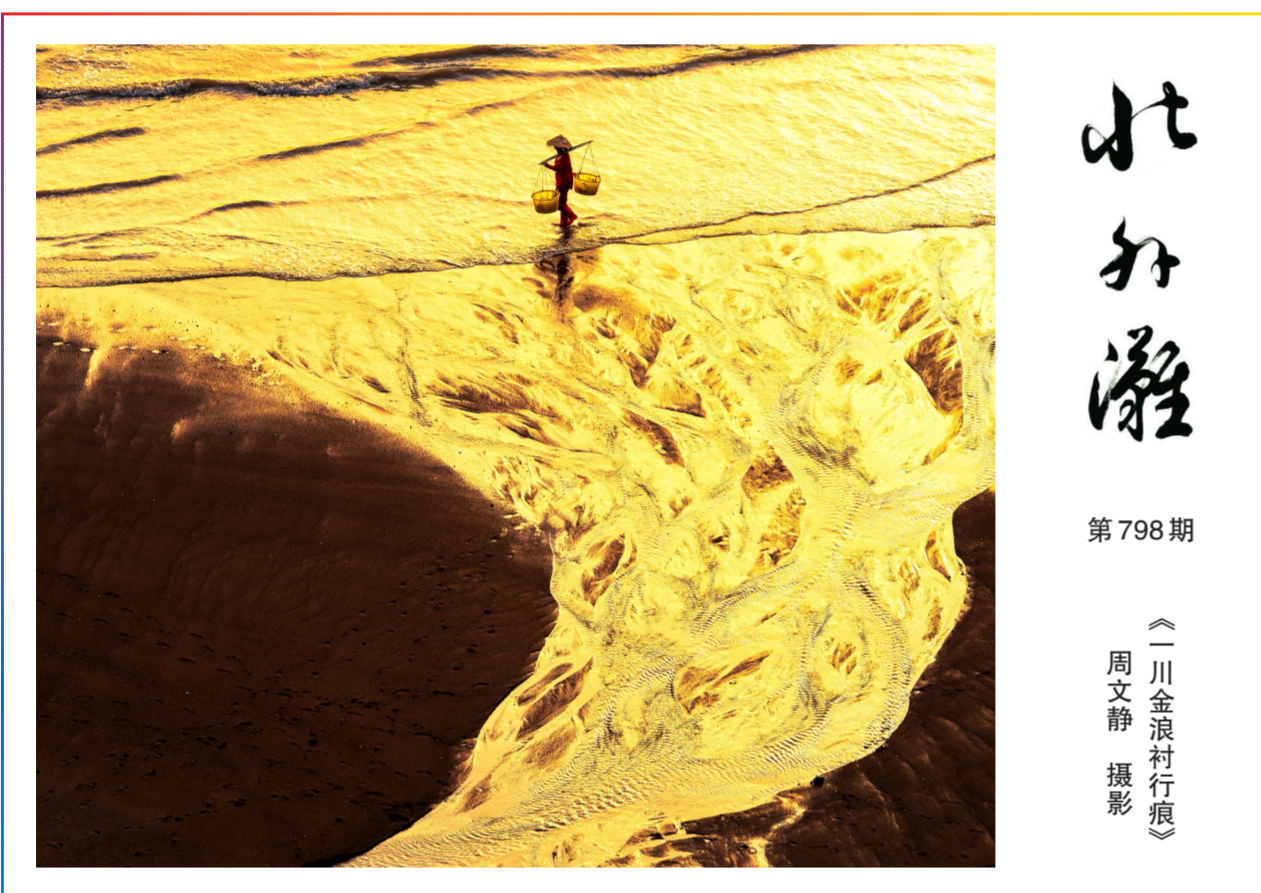
沿途的每一处繁花盛景,都深深地打动着我。我用相机一一记录下它们的芳容,不经意间想起儿时“集花香”的故事。

小学时,某个春日清晨,有位女同学带了几朵自己家的花去学校,香香亮亮的花瞬间吸引了同学们的围观。于是,我们这些爱花的女孩子就商议着发起了一场“集花香”活动,大家约定第二天早上将各自收集的花带到学校来,共同欣赏。

当天晚上,我激动得有点睡不着,心里盘算着我能去寻觅鲜花的人家。第二天早上,我早早地起了床。早饭毕,背上书包,带上一朵自家采的红玫瑰,我往邻居家奔去。邻家大姐温柔可人,在我腼腆的问询下,很爽快地给我剪了两朵怒放的月季,只见那花朵薄嫩清丽、淡粉夹白,沾着晨露散发着阵阵芬芳,我连连道谢,心满意足地赶往下一户人家。

一位老奶奶家门前的盛开着一大片玫红色小花,香气远远地就征服了我。想到我与这位奶奶从未有过交流,且她家门前还拴着一条黑色大狗在狂吠,我踌躇了片刻。正在门前整理家务的老奶奶听到动静后,问我:“小姑娘,你有事吗?”我鼓起勇气说:“你家的花香,能给我几朵吗?”老奶奶露出和蔼的笑容,给我剪了三朵小红花。闻着这虽个头小却幽香的花,我想起先前的忐忑、羞涩与腼腆,不禁为自己的勇敢而欢喜。如今想来,赠花给我的人与我应是心灵相通的,毕竟谁会拒绝一个孩子渴望拥有美好的心呢?

在春天的早晨去收集一份花香吧,我相信,收获的不只是生活的美好,还有春天的生命力和清晨的希望。



北
外
灘

第798期

《一川金浪村行痕》
周文静 摄影

那些春天的小温暖

■崔立

1
我在一家服装店买件春天的衬衫。拿了好几件,试穿,在镜子前反复比较,最后选定了其中一件蓝色的格子衬衫。

结账时,年轻的女营业员突然问我,你确定要这一件吗?

我愣了一下,说,怎么了?

这个姑娘指了指衣襟上端的褪色。灯光下,不仔细看,还真看不出。也许是这件衬衫已经挂了些时日了吧?

我说,同型号的还有吗?

没有了,女营业员说,要不,你不要买了?

我有点迷糊,想不到还有劝我不买她衣服的女营业员。我想了想,但我还是喜欢这件的款式。

女营业员说,那我给你提货吧,衣服到了给你打电话。

我走出服装店时,捏着一张写了“已付款,未提货”的便条,上面手写的娟秀字迹,很工整,也好看。

2

傍晚,我从一家商场的地下停车场上楼,远远地看到一台打开的电梯,追了几步,眼瞅着是来不及了。

猛地,快要闭合的电梯门突然又打开了,是一位穿黄色外套的快递小哥掀下的。我向他说着谢谢。电梯里稍有些挤,他还特地把他凸起的肚脯往后缩了缩,好腾出空间让我进。这个动作看起来稍有几分滑稽,像功夫熊猫一样。

一楼到了。

快递小哥匆匆走出,一楼的商场内外灯火璀璨。我看着他的背影,很快消失在一片夜色之中。

这个可爱的功夫熊猫呀。

3

家里的冰箱,坏得有点突如其来。

冷藏柜,一点都不冰了,连里面的巧克力都化开了。

我在附近的菜场外,找到了一个修各种家电的小门面,里面坐着的男人,我看着他眼,说,可以帮我修一下冰箱吗?男人说,当然可以。

到家。男人明显是个熟练工,一番对冰箱内部的拆卸,再组装。

修好了。我掏出50元钱,给男人。男人居然摆手说,不用不用。

我愣了一下,不知其何意?男人笑而不语。打开门,又在我一脸诧异之下,打开了对门。

男人说,远亲不如近邻,我怎么可以收你的钱呢。巧合得有点不可思议呀。

我还是心头一暖。

4

雨天的路上,车行和人行叠加在一起。我打着伞,远远地看到,后面有一台车正驶来。这条小区外的柏油路间距太窄了,很可能车行进时,溅起的水会往我的脚上裤子上扑。但我看了旁侧,是个绿化带,实在避无可避呀。

谁知道,车子行进我这边时,突然减速了。我还以为那个车主是我认识的,还看了眼驾驶位。确实不认识。

我没明白,那车怎么就减速了呢?直至车继续前行,在别的行人处,车速又放缓了下来。

我终于恍然。

春雨绵绵,欢畅人心。

四月絮语

■欧兢兢

在暮春的温柔怀抱里
时光轻摇着梦的襟袂
花开,是大地写给天空的情书
瓣瓣娇羞,藏着细碎的心事

雨落,似精灵的悄然私语
滴答滴答,敲打着岁月的琴弦
每一滴都落进心湖
泛起层层温暖的涟漪

我和邻人在檐下闲谈
笑声,如轻盈的羽毛
飘落在湿润的空气里
化解了生活的丝丝愁绪

四月啊,你是希望的使者
用缤纷的色彩,编织着憧憬
那些曾经的矛盾与纷扰
都在这柔风里烟消云散

你让每一颗心都变得柔软
如同枝头那嫩绿的叶片
在阳光下舒展,在微风里欢唱
歌颂着这美好的人间天堂

我愿沉醉在这四月里
与时光共舞,和幸福相拥

老榆树下的旧时光

■谢正义

春光明媚,信步去公园走走,一抬头,看见一棵老榆树。枝上挂满了榆钱,绿莹莹的,密匝匝的。

春风一过,榆钱轻轻晃动,一下子晃到我心里去了。我想起小时候,故乡的院子里,也有一棵老榆树,树皮粗巴巴的,有点像乡下老人手上皴裂的口子。

春天一来,它就好看。春风拍拍枝条,赤条条的枝上就冒出些紫紫色的小骨朵,一串一串的。过上几天,小骨朵就咧开了。青青的,像在笑,嫩得你都不敢使劲碰。

然后,榆钱一圈一圈地胖起来。你挤我,我挤你,慢慢看不见枝条了,慢慢连缝儿都没了,好像春风想钻都钻不过去。

那时候,整棵树就是一树榆钱:水嫩嫩的,油绿绿的,壮墩墩的。老榆树整个像吃胖了的人。

我有时担心,怕那粗巴巴的树干撑不住,快要被压倒了似的。然而,老榆树从来没倒过,一年又一年,胖了瘦,瘦了胖,就守在那儿,像我们家的一个记号。

每年春天,我就巴望着它变胖。榆钱刚冒头,我一天要看好几回,仰着脖子数那些小骨朵。

等到能吃了,我们弟兄四个早就闹开了。爬树?我从来不是第一个。两个哥哥力气大,手脚快,我根本挤不到树干跟前。

他们上去了,骑在树枝丫上,得意地“噢啊”乱叫,腮帮子鼓鼓的,嘴里全是榆钱。

我和弟弟就在下面仰着脸等,等得脖子都酸了。忽然“呼”的一声,一小枝榆钱落到我们脚边。

榆钱的味道怎么说呢:无毒且口感脆嫩清甜,可以放心生吃。它富含蛋白质、维生素和钙铁等矿物质,几乎不含草酸,营养好吸收,是农村孩子们春季很受欢迎的小零食。

刚摘下来的榆钱,还带着露水。嚼在嘴里,汁水一下冒出来,满口都是春天的味儿。但那种甜不腻,淡淡的,像远处吹来的风,像隔壁院子里的笑声。

你得慢慢嚼。嚼到最后有一丝丝涩,其实也不是涩,就是草木自己的那股清气。

有一回,我在树下吃着,抬头看他们在树上玩闹。忽然听见“嘎吱”一声,一根粗枝被踩得直晃。我心里一紧,忍不住喊:“树枝别折了!”他们哈哈笑:“没事没事,榆树命硬。”

我听后,干脆自己也爬了上去。在树中段,找个树杈骑上去。四周全是榆钱,密匝匝地把我裹在里头。那时候我就觉得,自己也成了一片榆钱:绿绿的,嫩嫩的,挂在春风里晃啊晃。

母亲把收获的榆钱倒进盆里,用清水泡着。那些榆钱在水里一浮一沉,像一船一船的小绿帆。我趴在盆边看,忍不住伸手去捞一把塞嘴里。母亲轻轻拍我的手:“急什么,明天给你们做榆钱窝窝。”

那天晚上,我梦见自己坐在榆树上,四周全是榆钱,怎么摘也摘不完,怎么吃也吃不完。醒来的时候,嘴角还挂着笑。

说起来,榆树是真不挑地方。故乡淮河边,雨水多,地也润。田埂上,水渠边,村前村后,哪儿都能冒出一棵来。它不像别的树那么娇气,给点土就能扎下根去,给点春风就能绿起来。

春天里,我们这些小孩,一棵一棵地爬榆树,从这棵爬到那棵,从日出爬到日落。等把春天爬走了,榆钱就老了,变白了,飘飘悠悠落下来,像一场薄薄的雪。

此时,榆树叶这才探出头,嫩嫩的,黄绿黄绿的,像是在找我们这些捣蛋鬼。

光阴就是这么逃走的,一逃,逃了这么多年。现在,我离故乡远了。可一到春天,榆树该胖的时候,我心里就痒痒。就想回去看看那棵老榆树:它还站在老地方吗?还那么胖吗?还那么绿吗?

春天里,我站在公园那棵老榆树下,发了好一会儿呆。风一吹,几片榆钱落在我肩膀上。我伸手捋了一小把,搁嘴里嚼了嚼。还是那个味儿:清甜清甜的。

榆钱在春风里飘着,也不知道要飘到哪儿去。我手里握着这一把榆钱,忽然觉得榆钱里藏满了旧时光,远方的故乡不在别处,就在我的手心里。